

獨茶樂 不如與人茶樂——潮州工夫茶

孟子問梁惠王：獨樂樂，與眾樂樂，孰樂？

潮州人的答案是：獨茶樂，不如與人茶樂。

有閒來滴茶

潮州的工夫茶有三個境界：茶藝、茶道、滴茶。

茶藝追求品飲的極致技藝，茶道是藉茶尋道。“白陶爐、欖核碳、蟹眼水、十八步驟”。但這樣的工夫茶，其實只是少數“阿舍”（闊少）的遊戲，並不存在於潮州的街頭巷尾、簷前樹下、市井作坊。並不很“潮州”。

真正“潮州”的工夫茶，是“滴茶”——潮州人的茶生活，一種惜閒、重情的生活文化。“有閒來滴茶”，“茶薄人情厚”。日常偷閒，與人聯誼；慢沖細滴，邊喫邊聊；茶助聊興重在人情。茶不是主角，是配角；茶不是獨享，是分享。“食茶著有茶腳”，人、情、閒，才是主角。與人茶樂，就是“滴茶”，就是“茶聚”。“滴茶”才是“潮州工夫茶”。

潮州人很少獨自飲工夫茶，“無腳不成局”；潮州人卻無時無刻、隨時隨地、從早到晚，都在“滴茶”。親友過訪、家人閒聚、忙中稍歇，就沖一泡工夫茶，大家“歇個氣、寬寬食、寬寬談”。非關追求高深的茶藝茶道，祇是珍惜閒暇，珍惜人情，珍惜生活。工夫茶將閒與情串起來，成了潮州人的“茶生活”，簡單樸素以人為本的日常“慢生活”。一個“正常”潮州人，每天“滴茶”不下四五次。

這樣的日常“生活茶”，才是潮州獨特而普遍的工夫茶，才是潮州獨特的茶文化。正是潮人把工夫茶飲成日常生活，其他人見到潮州人就見到工夫茶，見到工夫茶就想起潮州人，於是才將工夫茶與潮州人等同，工夫茶就叫成了“潮州工夫茶”。潮人“食茶”如同食飯，茶葉叫“茶米”。

工夫茶不是一種茶，是一種品飲程式。潮州工夫茶則超越程式，就是生活。它不過是潮州人一項集體的日常生活習慣，如空氣一般存在，不知不覺，自然而然，不可或缺。生活就是道，自然就是至道。生活就是文化。生活才是文化。

潮人路上相逢，臨行總會說一句：“有閒來滴茶”。不是獨自滴茶，是希望你“來”，我們一起滴茶，無你不成茶局。

茶薄人情厚

潮州工夫茶，既然飲的不是“茶”，是“情”；品的就不僅是茶味，而更是人情味。它是一種“情茶”。因此潮州工夫茶，需要一份閒心，一份人情。只有人惜閒，才願意停一停歇一歇，沖一泡薄茶；只有人有情，才會大家坐下來，喝著薄茶聊天聯誼。雖然招呼你的祇是一泡淡（薄）茶，卻是出自我的一份濃（厚）情。

正因為“厚情薄茶”、日常而生活化，潮州工夫茶舍繁就簡：程式簡易，祇有五式；環境簡便，隨時隨地；器具簡單，一個小盅三個小杯加個水盤，僅此而已。什麼爐都可以，能煮開水就行。注茶入盅用手，洗杯用手滾動，喝茶各人自己伸手拿。無需茶几茶座，席地何

妨；不必公道壺聞香杯，直飲即可。“關公巡城”是爲了讓各杯濃淡均勻，“韓信點兵”是要把盅內殘液滴出，不讓泡久變澀，影響下沖。就這麼簡單，其他沒有複雜的姿態意涵，亦沒有什麼器械考究。

因此潮州工夫茶門檻極低，人人即學即會。潮州人未出娘胎已在“食茶”，男女老少，人人是沖茶能手。“韓信點兵”就是“滴茶”——耐心地，讓壺裡茶湯一滴一滴乾淨。沖茶必須“滴”，“滴茶”就是慢生活。潮州人索性不叫泡茶沖茶喝茶，就叫“滴茶”。

工夫茶用小壺沖泡，一般分三杯分量適中。但滴茶的人數卻不定，經常是杯少人多不夠分。不夠分不要緊，滴茶既是厚情薄茶，有喝沒喝無所謂，喝不上，下輪喝。不夠分原來更好，各人都不好意思佔先，就自然謙來讓去，你請我請，反而更活躍了滴茶的氣氛，更互動，更熱鬧。更符合滴茶的初心。

有喝沒喝無相干，茶好茶次沒所謂，大家在意的是過程氣氛、人情閒情。而不是茶，更不是各種講究。潮州工夫茶，喝的就是這種心靈的來往。在潮州大地，不論你是生人熟客，只要有人在滴茶，你隨便闖進去，主人都會熱情地說一聲：“來，食杯茶”。客人不見外，就是“家己人”。

潮人滴茶傳統，不但茶壺小，煮水的水壺也小，大概兩到三倍茶壺容量。每一沖茶，倒出一半開水，補回一半生水，重新煮開。這樣，就留下等候，留下空隙，以便敘情。若用大壺，水開了就不停叫，人就被逼著不停沖、不停飲。那樣，人就祇忙著應付喝茶，忘記了聊天。“茶聚”本是為聚而茶，就變成祇有茶，沒有聚。人役茶而非茶役人，潮人不忘初心。

閒、情，就是潮州文化。閒、情，就體現在潮州工夫茶。

日用工夫茶

工夫茶原非潮人首創，早期的記載都在福建。工夫茶更非潮人獨享，福建、臺灣、全中國全世界，喜愛者大不乏人，更與日俱增。但能冠名工夫茶的，卻是潮州。就因為潮人愛滴茶無時不茶，無地不茶。潮州人與工夫茶，如形不離影分不開，二而為一。

滴茶和茶藝茶道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，兩種迥異的茶意。茶藝茶道可以孤芳自賞，滴茶必須與人同樂。茶藝茶道好比細緻繁謹的工筆畫，滴茶是簡約扼要的寫意。茶藝茶道講求環境氣氛器具，滴茶隨時隨地隨意。茶藝茶道品茶尋道，滴茶惜閒敘情。茶藝茶道能雅不能俗，滴茶是俗也是雅。茶藝茶道是一種“奢侈品”，滴茶是一種“日用品”。茶藝茶道是一種修煉茶，滴茶是一種生活茶。

一次茶藝茶道，程式動輒數小時，還要擇地揀時，普通人只能偶一為之，一曝而十寒。一次滴茶，從開始沖到無味散席，潮人稱作“一泡茶”，祇需十五分鐘。所以潮人可以天天滴茶，時刻滴茶。

故此工夫茶被冠名“潮州”，並不是因為潮州人擁有高超的沖泡技藝，而是潮州人將工夫茶“隨身攜帶”，“由朝飲到黑”。潮人出門，行李必備簡便茶具，走到哪裡，滴到哪裡高速公路堵車是現代人出行一大苦惱，潮州人卻趁機茶聚，苦中作樂。打開行李箱，幕天席地就滴茶。這正是潮州工夫茶與別處工夫茶的分別。

潮州人在日常生活中，甚至沒有“工夫茶”三個字，祇講食茶、沖茶、滴茶。茶，自然就是工夫茶，不用提不必提。

工夫非功夫

“工夫茶”三字，最早是指岩茶的極品，後來才變成指一種品飲的程式。明初朱元璋廢團茶推散茶，令喝茶普及民間，隨後更出現烏龍茶和瀾飲法。茶因發酵程度不同而分類，主要有未發酵、半發酵、和全發酵茶，烏龍茶即為半發酵茶。以沸水直接沖泡散茶葉，是為瀾飲法。隨著宜興紫砂壺具的製作成熟，用小壺小杯瀾飲沖泡烏龍茶，即成工夫茶。潮州人將工夫茶簡便化、生活化、人情化，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飲用，就形成潮州工夫茶。

嚴格而言，壺杯不小、或水不沸、或茶非烏龍，都不能算是工夫茶。在這基礎上，少數文人騷客，逐漸發展出整套嚴謹的沏飲規儀，一般有18式、21式、23式不等。從擇水治器，到掌火沖泡品飲，精雕細琢，一絲不苟，這就是現在大眾印象的工夫茶藝或茶道。或追求品飲的極致，或體現精神的修養。工夫茶內裡也分流派，閩、臺、潮各有差異，但總的來說，都以“繁、謹”為尚。

出於便捷聯誼的追求，潮州工夫茶將程式器具都作大幅精簡，亦放寬了隨意性，以便於“日用化”、“生活化”、“市井化”。從而獨闢蹊徑，創出“簡易的”工夫茶。但是，簡的前提是精，精則扼要，扼要則存粹。因此潮州工夫茶雖是精簡，卻不失工夫，仍處處工夫。非必要的講究全部放棄，必要的工夫悉數保存。而最核心工夫，就是“高沖低斟”、“關公巡城”、“韓信點兵”。

潮語“工夫”一詞，是“精細、講究”的意思。“工夫茶”指的是採茶、制茶、泡茶都講究而精細，卻無武術技藝的“功夫”含義，因此並不是“功夫茶”。潮語“工”“功”不同音潮人並不混淆。

單樅因單樅

曾經，潮州是福建茶葉的主要出口渠道，閩茶多運到潮州集散。因此潮人長期慣喝閩茶，甚至以為茶就只有鐵觀音，將茶直接等於鐵觀音。近三十年隨著潮州鳳凰山單樅茶的開發，潮人喝潮茶已漸成主流。單樅茶不但有自然花香，而且回甘厚遠，特別切合潮人喜愛。

鳳凰單樅歷史久遠，清末民初已是潮地出口名品。祇是高山稀罕，不入尋常百姓家。單樅原非指茶種，其實是一種製茶方式。鳳凰山海拔近一千六百米，次峰烏嶼頂，高千米處常年雲霧嫋繞，是茶樹生長最好的環境。高山茶樹屬喬木形，往往生長數百年，高數米十數米，單株採茶每能愈十斤。“樅”（或作“叢”），就是潮語“株”的意思，茶農將每株採摘茶葉單獨製作，就叫單樅。

能單株單製，必須樹夠大才葉夠多；樹大葉多，則必須是高山老樅；高山則養分足，老樅則味醇厚。因此“單樅”，就等於品質優異。由於聲傳遠近，鳳凰茶數十年來經多番接枝移植繁衍，現已插遍鳳凰山內山外，而單樅則普遍被認作是一種茶種。但是，在烏嶼的老茶農眼裡，仍然必須是“鳳凰高山老樹、單株單製”，才能稱得“鳳凰單樅”。

潮州工夫茶訣要

由於生活化的需要，潮州工夫茶講究之餘，力求簡便輕易，隨時隨地。每個潮州人都能隨手沖泡，每個都是潮州工夫茶的傳承人。沒有繁文縟節，沒有高深技巧，我們飲的是情，厚情薄茶；我們飲的是閒，忙裡偷閒。閒、情，正是現代都市的欠缺。別說沒時間，歇一歇，滴一滴，聚一聚，十五分鐘，夠了。

意旨—有閒來滴茶，茶薄人情厚

情—聯誼感情是主旨，飲茶只是助興。別本末倒置，只顧飲茶忘了聯誼。

請—杯少人多，謙讓他人。別只顧自己飲，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，與人分享最樂。

閒—忙裡偷閒，放慢腳步。別讓生活繃得太緊，歇一歇，回氣再衝刺，效率更高。

簡—程式簡單、器具簡便、操作簡易，隨時隨地。飲茶不是高不可攀，無需擇日。

茶具—小壺三杯

小壺泡烏龍茶，最能出味；分三杯份量最適中。人多不夠分不要緊，下沖輪著飲。不夠分甚至更好，大家更要互讓、更要互動、更加熱鬧。

生活五式半—五式是最基本沖泡技法，最後半式是人情

燒壺熱杯—熱燙器皿，利於茶湯保溫留韻。

洗茶刮沫—茶葉采制過程，易惹塵垢，故先洗滌乾淨，同時醒茶。

高沖低灑—高沖以激揚茶香，低灑則保溫，且避免濺溢失禮。

關公巡城—巡城為使各杯厚薄均勻，切忌逐杯灑滿，需來回逐漸添加。

韓信點兵—點兵為防殘液久泡致下沖苦澀，因此去液務盡，需有耐性。

請請請請—飲茶乃為敘情，故此必須謙讓互動，你請我請，活躍氣氛。